

# 又一个夏天离去

## ——说说黑塞的“悲秋”诗

黄雪媛

在刚刚离去的夏天里，我读了不少黑塞的诗。黑塞活了85岁，写有一千四百多首诗，有很大一部分是时令诗、田园诗，可称之为自然之诗。沿着它们的音迹，我试图学习黑塞观察和聆听自然的方式，体会他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尤其是他对待变迁和动荡的态度。如果说，读黑塞的小说如同穿过他的入生镜孔，有很多挣扎、怀疑和危机时刻；那么读黑塞的诗，就像步入一个过滤了苦难的，更为接近东方美学和诗学观念的澄明世界。

每一朵鲜花都愿结出果实，  
每一个清晨都将走入黄昏。  
这尘世，没有什么永恒，  
除了变化，除了流浪。  
即使最美的夏季  
也将感知秋意萧瑟。  
停吧，叶子，屏息静气，  
当风将你劫掠，  
请继续做你的游戏，不必抵抗，  
让一切安然发生。  
由着那折断你的风，  
带你回家园。

（黑塞《枯叶》，黄雪媛译）  
闲时我喜欢翻看诗人各个时期的照片，观察曾经的任性逃学少年如何一步步变成灰发智者。我发现上了年纪的黑塞，脸部线条愈发清瘦，越来越像中国人，或者说，越来越接近古典中国的“得道者”：神态中透着一股悲慈和淡然。想来，黑塞亲近的老庄，由里至外都对他产生了影响。顺应变化，求得自在和圆融——也是他这首《枯叶》短诗传递的讯息。而他曾是多么迷恋夏天啊，也许因为他恰恰是“七月出生的孩子”：

我们，七月里出生的孩子，  
喜爱白茉莉花的清香，  
我们沿着繁茂的花园游逛，  
静静地耽于沉重的梦里。  
（《七月的孩子》，钱春绮译）  
黑塞是夏天的浪子，他喜欢把夏天形容为梦，一场璀璨的极乐夏梦，恨不得长梦不醒。夏天结束，就意味着梦境的消逝和幻化。黑塞身上浪漫主义的倾向，使得他总是有意识地借助艺术实践和生活方式，把自己置身于“童话”和“梦境”，用来隔离外部世界的杂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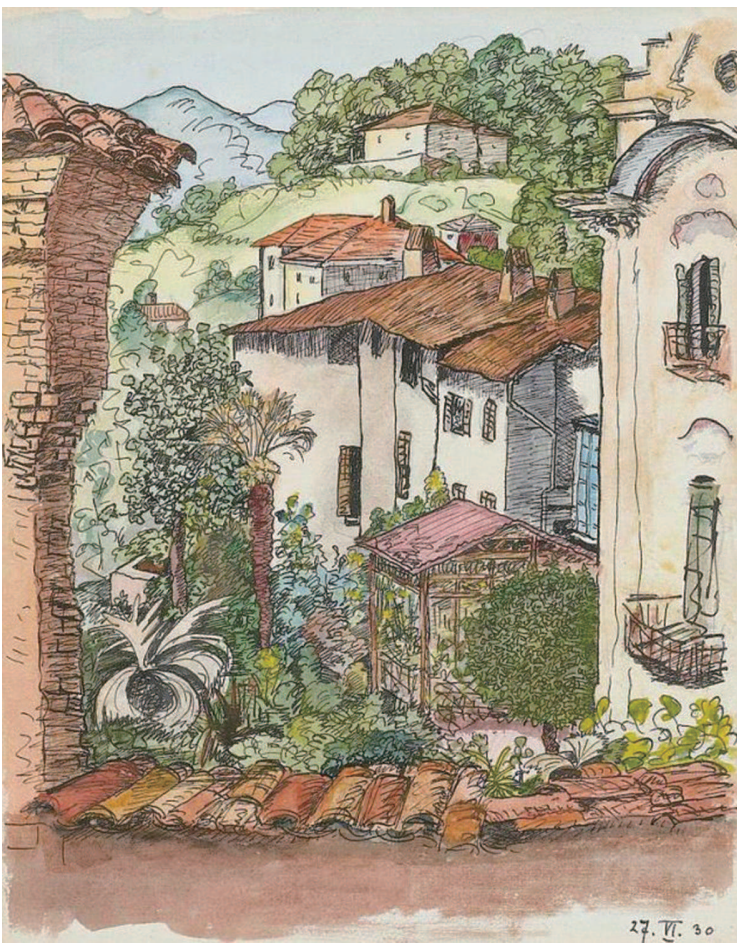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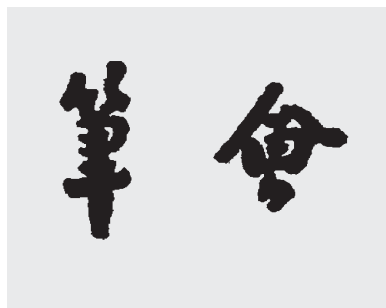
蝴蝶憩息在晒暖的石上，  
葡萄藏身于叶荫。  
世界中了魔咒，睡梦正酣  
提醒着你勿将它唤醒。  
（引自《晚夏》，黄雪媛译）  
类似《七月的孩子》和《晚夏》这样的小诗很适合镶上淡金的薄边，挂在床头案前，当作一幅夏天的画来体会。事实上黑塞也是一位水彩画家，可说是德语诗人里“诗画一家”的典范。黑塞在童年时梦想做“魔术师”，他的词语魔术是七彩的，而不是马拉美、瓦莱里等诸位现代派诗人所倡导的“词语魔术师”的玄秘晦暗。从诗艺风格上来说，20世纪的黑塞依然追随18世纪19世纪艾兴多夫、荷尔德林、歌德的脚步，他甚至追寻遥远东方李太白依稀的身影，轻吟着漫游之乐，故乡之恋和季节之思。黑塞从未加入新诗实验的队伍，换句话说，黑塞和20世纪探寻最远和最危险边界的文学追求格格不入。尽管我着迷于波德莱尔以降的现代派诗人制造的刺激和挑衅，在那些陌生的意象、晦涩的隐喻里跌跌撞撞前行，试图获取破解词语密码的快感。而当转向黑塞的诗歌，却感到一种“回家”的安定。

黑塞的诗歌里，几乎找不到那种消解了常规秩序、能引起“惊异陌生感”的德语诗句，而“惊异”是现代派诗歌行走于世的姿态。  
在黑塞那里，玫瑰仍然是那朵玫瑰，蝴蝶和蜜蜂各司其职，春暖花开，夏去秋来——总之，词语忠实于它被发明时的原初模样，宇宙万物依然有序——物的空间距离没有被消解，时间和季节敲打着古老的声音，生命从幼年缓缓走向老年。  
又一个夏天离去，  
玉陨香消，晚来雨疾。  
雨水潺潺，湿漉漉的  
林子里，苦香浓郁。  
……  
狭暗中苦香浓郁  
这世界，辞别了光。  
让我们作好准备，那晚来的暴雨  
将生命的夏梦终了。  
（引自《秋日气息》，黄雪媛译）  
夏逝的惆怅在诗人的内心积蓄着“苦香”。在这首诗里，明亮的光与幽暗的林，温柔的梦与终结它的疾风暴雨形成强烈对比。夏天离去虽然伤感，却只管“作好准备”，顺其自然。这温柔也来自于谣曲般优美的“韵”。黑塞最常使用交叉韵式，诗歌结构上常常回环呼应，如同奏鸣曲和乡村谣曲的合体，牧笛的单纯中和了小提琴的孤独伤感。若借用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蒂克在《斯特恩巴尔德》（刘半久译）中描述生活与诗歌关系的语句，用来形容黑塞诗歌的感受，也是贴切不过的：“我们仿佛陷入了一个美妙音响的魔圈，一个美化的存在像朦胧的月光照进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对于黑塞的浪漫诗心而言，夏天是“爱情季”，那么夏天离开，也意味着从爱情幻梦中清醒，走向更为“严肃”的生活。  
而我们的爱情也似花环  
盛开在爱情的夏日庆典。  
而今，最后一支舞曲已尽，  
大雨倾盆，客人们四处逃散。

繁花已逝，热情退却，  
不必等待愧疚袭来，  
让我们在这个严肃的夜晚  
与我们的爱情告别。  
（引自《夏末》，黄雪媛译）  
黑塞还喜欢用夏天比喻艺术家的创作鼎盛期，在这个季节，艺术家任凭其才华恣意燃烧，无所忧忌。他写过一个小中篇《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艺术家克林索尔迷恋李太白，还称呼他朋友为“杜甫”。克林索尔有意无意地效仿李白，称李白是预知一切的“聪明老兄”，他甚至渴望以李白的方式死去——醉后落舟，美妙绝伦。于是，他像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纵情痛饮，挥霍才华，耗尽了原本具有“十条命”能量的生命之血，随着夏天结束，便辞别了人间。小说中还有个情景，一位叫“赫尔曼”（和黑塞同名）的诗人朋友在夏夜对克林索尔吟诵起李白的《对酒》和《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那么，黑塞是一个任真的逃避者吗？一个在故乡沉沦、家庭破碎之后，仍然固守着内在秩序，或者说只凝神于自己心灵的一呼一吸，而对外面世界的洪涛巨浪充耳不闻的隐修士？就政治命运而言，黑塞比起同时代人比如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等作家的被迫流亡，或者滞留在德国的诗人贝恩等，可说是幸运的。他在1912年35岁时离开了德国，举家迁往瑞士，从此远离了欧洲政治的漩涡；又于1923年入瑞士籍，客观上疏离了与母国的关系。当他的故土遭法西斯肆虐，直至烽火连天，殃及整个欧洲，黑塞则隐居于瑞士乡间，拥有一小方“心远地自偏”的清静，在那个不幸的时代里，已是一种大幸。他种花、画画、写诗，观察动植物，潜心研习着大自然的“语言学”，以此抵抗外部世界的疯狂堕落。1951年，面对外界对他在战争期间“不问世事”的质疑，黑塞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从未逃避过时代的问题，也从未像我的批评者认为的那样，只知躲在象牙塔里逍遥，但是，对我而言，最首要最棘手的问题的确不是国家的，社会的或者教会的，而是关于个体的问题，是那些个性独特，未被规范的人所遭遇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我们多留心一些，就会发现黑塞的诗歌也不尽是浪漫吟咏，也有现实的笔触，只不过，他不像比他年轻一代的布莱希特那样突出简单而锐利的词语，直击昏暗时代；也不像另一位同时代德国诗人贝恩那样，手术刀般解剖出现实和人性的病态和颓败。他的笔尖总是轻轻拂过不幸和丑陋，飞向美的事物，在其中周旋盘桓。在黑塞看来：“每一种真实的文艺都是肯定的，由爱而产生，从基础到来源均为对于生活的感恩，是

截，推倒重建，不惜多花一大笔钱。  
灰娃蜗居此地，平日很少进城，疫情期间更不出山。记得有人说，年轻时写诗，中年写小说，老了适合写散文。这说法搁灰娃身上对不上。她已耄耋之年，怎么还写诗？而且诗情浓郁、文字求新求奇，意境饱满迷离。我相信年轻的读者们会吃惊，那行云流水、跌宕起伏的诗句，竟比有些现代诗人的作品还要前卫、还要先锋，而内中的分量 and 深沉，则会使年轻的读者感到陌生，感到费解。这其间固然有天生之才的丝缕竟发，但也一如我们常说的：艺术来自生活——灰娃至今仅有的不足百首之作，其背后是中国雨腥风悲喜交并的大时代和与时代紧密相连的一个人的传奇人生。  
2009年5月16日，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举办《灰娃的诗》（作家出版社）座谈会，发言踊跃，一再延时。那次张行先生在座。沉甸甸的脑袋，白而长的发，厚实的肩。他耳背，听不清，但一直端坐灰娃身边，像块可堪倚仗的山石。二十多天后，6月11日（农历五月十九）是张先生九十二岁生日，孩子们偶尔一次赶不回来，我和常敬竹等友人在“大鸟窝”陪两位老人吃了庆生饭。就是一顿简朴的家常饭，几个菜，我从钱粮胡同买的包子，灰娃特意准备了张先生爱吃的八宝饭，大家喝了点儿茅台酒。我还为二位拍了照。照片中的张先生微笑着，手扶餐桌，腰板笔直，灰娃则稍稍偏后，倚靠着先生，一如既往地神情专注。没想到，这也许是灰娃和张先生最后的合影。  
张先生去世后五年，灰娃才“活过来”。应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秀芹之约，我编了《灰娃七章》，冷冰川画图，张志伟设计。书成，在北大开研讨会。九十三岁的屠岸、八十四岁的谢冕、六十二岁的唐晓渡以及更年轻的朋友——几代诗人和评论家参会。屠岸先生笔直立以洪亮的声音朗诵了一首灰娃诗；谢冕先生的发言底稿其实就是诗集的序言，无论文笔还是观点都非常精到。他认为灰娃的写作堪称“神启”，不是她找诗，而是诗找她，几乎是无师自通……她不仅带来了我们完全陌生的诗意，而且也让我们看到远离我们熟知和理解的别样的生活、别样的世界。  
编辑中，我反复翻阅手稿，那密密麻麻的字和线，红、蓝、黑的笔迹，高高低低插进移出的段落，让我联想到大脑的条条沟壑、秋日林中厚厚层的落叶，更让我想到作曲家谱写的草稿。灰娃在书的后记中说：我所有的文字，都是我的生命热度、我情感体验的表达。若会作曲、演奏，我定以音乐表达。任何人文艺术形态的表达，我都称之为心灵奇迹的符号……  
近日，灰娃的一本自选集即将付梓。雷雨的夜晚，我坐在桌前，读她新写的诗篇，也读她的口述自传，思绪有时飞得很远，很远。  
2020年6月11日晚，北京雷雨申



克林索尔的寓所露台（钢笔水彩，作于一九三〇年）黑塞

# 我的老朋友们

苏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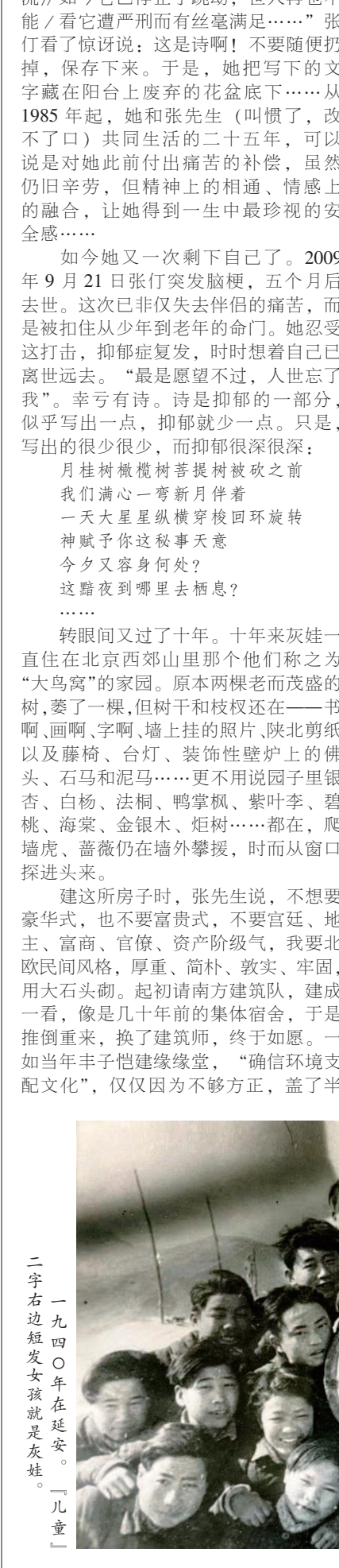
福，与小说中描写的窈窕、靓丽、风情万种的安娜相去甚远了。因此不受观众欢迎。但是，从整部戏来说，却是最忠实于托尔斯泰原著的。那时的绣文与韩非早已是蜚声全国的大明星了。他们就是电影界的前辈，也是引领我们深入艺术殿堂的引路人。我跟高博、刘琼、陈述、上官云珠、林彬等人。转眼，又过了三十年，很想再写一篇，以纪念我跟他们的合作，记录我们曾经共享的欢乐。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上影翻译片演员组，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学生出身，没有演戏经验。因此组里陈叙一靠着他的解放前在“苦干剧团”工作过的老关系，从故事片厂借来很多台词好、会演戏的老演员和我们一起工作，时间或长或短。他们既是电影界的前辈，也是引领我们深入艺术殿堂的引路人。我跟高博、刘琼、陈述、上官云珠、林彬等人。转眼，又过了三十年，很想再写一篇，以纪念我跟他们的合作，记录我们曾经共享的欢乐。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上影翻译片演员组，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学生出身，没有演戏经验。因此组里陈叙一靠着他的解放前在“苦干剧团”工作过的老关系，从故事片厂借来很多台词好、会演戏的老演员和我们一起工作，时间或长或短。他们既是电影界的前辈，也是引领我们深入艺术殿堂的引路人。我跟高博、刘琼、陈述、上官云珠、林彬等人。转眼，又过了三十年，很想再写一篇，以纪念我跟他们的合作，记录我们曾经共享的欢乐。  
苏联拍摄的《安娜·卡列尼娜》是我们当年的重点片。特地从演员剧团借来了舒绣文配安娜，韩非配沃伦斯基，邱岳峰配卡列宁。扮演安娜的塔拉索娃是当年苏联女演员中的一姐。听说，她每次演出，都要苏共中央批准。可惜那时她已入过中年，过分发

他的二胡伴奏拉得那样出神入化，好像使我们唱得也比平时好了。有同事打抱不平说：“有了程之，你们就不找小严了。”我们说，那当然，小严跟程之根本不能比。厂长老陈说，你们知道程之是什么来路？他父亲是上海滩著名的票友，梅兰芳都是他们家的座上客。他这种顶级的琴师，给你们这种不入流的人伴奏，敢情你们觉得他好！  
看到陈述，不由又想起他说的“中式英语”段子来：解放前，警察中当官的多半是洋人，在沪的外国人也请中国保姆。所以，那些警察和保姆也不得不学说英语。但是，他们只会一些单词，完全不懂语法。因此，就有了这种“中式英语”。如一名警察向上级汇报出了车祸，就说：“A car from east, a car from west, two car kiss kiss, glass pingbang.” [一辆汽车从东面来，一辆汽车从西面来，两辆汽车亲亲嘴，玻璃乒乓（碎了）。]  
他这一说，我们也来了兴趣，大家纷纷创造起这种中式英语来。而其中，最有实用价值、因而也最有生命力的一句，就是胡庆庆的创造——早晨，大家洗好杯子，放好茶叶，只听见胡老汉在外面就一声高喊：“open water（开水）来了！”  
2020年8月31日

头牌的主角。修葺太太从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最后成长为支持工人罢工的积极分子，因此受到社党领袖倍尔的接见。他请修葺太太跳舞，修葺太太请他吃蛋糕。倍尔由韩非配音。我猜，很可能我就是因为修葺太太配得出色，才获得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 优秀电影工作者”银质奖章吧。  
1956年，黑白版的《孤星血泪》，由尚华和我配男女主角匹普和艾丝泰拉。中叔配强盗，程之配律师。那就是师傅传给徒弟台保驾了。程之嗓音醇厚，戏路又宽，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我厂配音次数最多的故事片演员之一。  
“八部样板戏”的年代，我和程晓桦在休息时，偶尔也会唱上一段《龙江颂》或者《杜鹃山》。由严崇德拉二胡，替我们伴奏。后来程之来了，

我有幸做了出版这一行，得以结识几位年长的文化人、艺术家，竟至成为忘年交。比如灰娃。  
灰娃今年九十三岁了。我和她相识十五年，十五年间总共见了十五六次，有时一年两三次，有时一年不见。可我和她是可以直抒胸臆的朋友。我们曾一口气谈五个小时。谈什么？谈诗，谈俄罗斯文学，谈茨威格，谈萧红，也谈《史记》和《古诗十九首》……其实漫无天地，就是高兴、谈得来，没有感觉到年龄的隔阂。而她，像我认识的其他几位才华横溢的老人一样，再老也如“文青”，对艺术和思想怀着冲动的热情，谈时脸颊潮红，眼睛放光，完全忘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过很多这样的谈话，可如今这样的谈友难遇啊！  
这不是一个诗的时代，诗人众多，且有神奇之诗人。用谢冕的话说：灰娃的出现就好比一道天边的彩虹：绚烂，奇妙，甚至诡异，而且突兀。可在我的经验里，灰娃并不神奇，也许有点“异秉”，就是崇拜美，到了极端的地步。在她，无论是自然万物、衣食住行，还是道德举止，美都是第一位的，她因美的易逝、美的脆弱而叹息：“美总叫人愁！”  
灰娃又分明是传奇：十二岁入延安，长于革命队伍，周围不乏艾青、丁玲、萧军、杜荻甲、张行、郑景康、李又然等艺术家，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当时还都很年轻，更本色，更热情，更有感染力，对少女灰娃的影响深入骨髓。1945年以后，她生过重病，治疗经年，濒临死亡；病愈到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在编译社工作，由于爱美，被称为“贵族”（贬义），备受歧视，心情压抑，“文革”中发展为精神分裂症。她一生三次婚姻，第一个丈夫武昭峰是王近山司令（电视剧《亮剑》主角李云龙的原型）的爱将，第二十三岁战死在朝鲜前线；第二个丈夫白涛（原名魏巍）出身黄埔四期，国民党将领，倾向于共产党，毛泽东建议他留在国民党军队，后因暴露身份到延安，1957年被授予解放军少将军衔，曾任六十军副军长兼川西军区副司令员、哈尔滨副市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73年病逝；晚年，灰娃和自幼视为导师的张行走到了一起——白天去世后，她无意间把心中积压倾诉诸文字：“摇曳人心魂的风歌息了/钟声也已静歇，我笨拙善意的唇/也寂然闭合，从那儿凋谢了往日的/琴声激情，有的虔诚有的心不由衷//我眼睛已永远紧锁再也不想为人世流露/深邃如梦绿荫婆娑……想起我挂了重彩的心，它/一面颤抖一面鲜血直流//如今它已停止了跳动，世人再也不能/看它遭严刑而有丝毫满足……”张行看了惊讶说：这是诗啊！不要随便扔掉，保存下来。于是，她把写下的文字藏在阳台上废弃的花盆底下……从1985年起，她和张先生（叫惯了，改不了口）共同生活的二十五年，可以说是对她此前付出痛苦的补偿，虽然仍旧辛劳，但精神上的相通、情感上的融合，让她得到一生中最高质量的幸福感……  
如今她又一次刺疼了自己。2009年9月21日张行突发脑梗，五个月过去，这次已非仅仅失去伴侣的痛苦，而是被打住从少年到老年的命门。她忍受着打击，抑郁症复发，时时想着自己已离世远去。“最是愿望不过，人世忘了我”。幸亏有诗。诗是抑郁的一部分，似乎写出一句，抑郁就少一点。只是，写出的很少很少，而抑郁很深很深：  
月桂树橄榄树菩提树被砍之前  
我们满心一弯新月伴着  
一天大星纵横穿梭回环旋转  
神赋予你这秘事天意  
今夕又容身何处？  
这路夜到哪里去栖息？  
……  
转眼间又过了十年。十年来灰娃一直住在北京西郊山里那个他们称之为“大鸟窝”的家园。原本两棵老而茂盛的树，萎了一棵，但树干和枝杈还在——书啊、画啊、字啊、墙上挂的照片、陕北剪纸以及藤椅、台灯、装饰性壁炉上的佛头、石马和泥马……更不用说园子里银杏、白杨、法桐、鸭掌枫、紫叶李、碧桃、海棠、金银木、炬树……都在，爬墙虎、蔷薇仍在墙外攀援，时从窗口探进头来。  
建这所房子时，张先生说，不想要豪华式，也不要富贵式，不要宫廷、地主、富商、官僚、资产阶级气，我要北欧民间风格，厚重、简朴、敦实、牢固，用大石头砌。起初请南方建筑队，建成一看，像是几十年前的集体宿舍，于是推倒重来，换了建筑师，终于如愿。一如当年丰子恺结缘缘堂，“确信环境支配文化”，仅仅因为不够方正，盖了半

笔会



笔会

笔会

难忘的诗与人

# 灰娃：诗的背后

汪家明

笔会